



學習之樂

Natural Pleasure of Learning

◆ 撰文 / 石明煌

十二月四日傍晚，來自至聖先師孔子故鄉，山東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一行十四人抵達花蓮，為的是來進行「學習交流」，其中兩位主管更是鎖定護理部為學習對象。總院主管及同仁早在一個多月前便積極準備，也擬定了完整的訓練計畫，誰知由於他們啓程時山東下起冰雹大雨，飛機停飛，不得不延遲行程，以致於原來五天的行程臨時縮短為三天。

短短三天的時間，貴賓們於院內各科室學習交流，課程於十二月七日劃下句點，最後這一天下午的結訓時刻，我引用《論語·學而》篇的一段話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」當作此次學習交流的結語；一方面很高興有醫療領域朋友自山東來訪，更期待未來能有機緣再相逢，另一方面是「借花獻佛」，因為結訓時這些貴賓一一心得分享，無不都是感動此行收穫滿滿，感謝慈院同仁們的用心、用愛付出，讓他們在未來醫院工作能夠借鏡，能夠更用心地照顧病人。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。」正是此時的情境寫照。

「學習之樂」，古今中外均是如此，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中可見，在美國的資深作家華倫班尼斯(Warren Bennis)的書上也出現：「沒有什麼事情會比學新東西能帶給我更多的樂趣。」在在都可以驗證學習的快樂。

學習，真的是如此快樂嗎？好像又並不完全這樣，至少一開始時無法如此；記得小女兒剛念小學時，經常為讀書而苦惱，常常說：「老師都教我不會的。」小女孩有點惱怒的模樣令人忍不住發笑，不過他的大哥沒有取笑他，還以過來人的口氣勉勵她：「不會的才要學呀。」

關於學習的苦與樂，我找了一些資料。大約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(Aristotle, 西元前384至322年)曾經有過一些描述，例如「學習不是孩子玩樂，不經苦學不到。」(Learning is not child's play; we cannot learn without pain.)、「學習如何做，要由做中

學。」(What we have to learn to do, we learn by doing.)、「學習是一種自然的樂趣，不是只有哲學家可以，而是所有人都能享有。」(To learn is a natural pleasure, not confined to philosophers, but common to all men.)孔子在《論語·為政》篇裡說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孔子在提倡學習的同時，也重視思考。我們應該學習古賢先聖，向歷史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學習。《論語·泰伯》篇裡也說：「篤信好學，死守善道」，孔子期勉堅定信念努力學習，誓死守衛為人大道，又說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，學習總像追趕不上，還會擔心什麼沒有學到。到底樂在何處呢？

談我們的日常工作好了。《第五項修練》(The Fifth Discipline)作者，也是當今具影響力的管理大師彼得聖吉(Peter M. Senge)認為，「學習」就像鋸木頭時停下來磨利鋸子一樣，能讓智能更豐富、更有助於工作的推展。對工作而言，這是一種必要的停頓、有意義的投資，你認為呢？

記得剛進醫院實習時，師長說做為一位醫師要能夠「終身學習」，而終身學習也是醫師的特權，必須不斷學習新技術，不斷增長自己的智能，才能提供病人最正確的治療。之後一直謹記著教誨，也不斷的提醒學生們要謹記在心，曾幾何時，「終身學習」已經是普世價值，各行各業都在推崇，亞里士多德早已經看到了「學習是一種自然的樂趣，不是只有哲學家可以，而是所有人都能享有。」學習，也是不讓自己被環境淘汰的準則，是投資，也應該是快樂的。

聖人無常師，且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孔子周遊列國時五十四歲，根據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記載，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，身通『六藝』者七十多人。史書記載孔子因材施教，循循善誘，十分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，依據學生不同的性格來開導他們，孔子曾按照學生不同的品行和專長，把他們分為四科，各科的代表人物是：顏淵、閔子騫(德行)、宰我、子貢(言語)、冉有、季路(政事)、子游、子夏(文學)等，孔子奔走列國，遊說諸侯推行仁政，可惜當時政治不上軌道，各國紛爭頻傳，孔子到處碰壁，無法施展其偉大抱負，一直到孔子六十八歲，才結束這一段長達十四年形同流浪般的奔波生涯，這段期間，孔子朝夕和學生們講學，不少學生也因此有一番成就，對於當時政治，尤其是對於孔子思想的傳播，對於儒家的形成和發展，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。

《論語·學而》篇「學而時習之」，是教導我們「學了做人處事的學問與道理又能夠適時的實踐練習」，生命才會喜悅。證嚴上人《歡喜自在》書裡要我們「學做聖人」，他說：「菩薩也是聖人，他以佛陀的教育身體力行、拳拳服膺，不但上求佛道，還要下化眾生。總之，來人間而不迷失人性，能做人榜樣的人，就是聖人、賢人。」學做聖人，享有學習之樂，哪有不歡喜自在的！